

## 俄语动词情感隐喻构式语义关系缕析

彭玉海 谭鑫洁 唐 荣

(四川大学外国语学院, 成都 610208)

**提 要:** 俄语动词情感隐喻构式具有鲜明的语义内涵属性和语义释出、编码特点, 这在构式语义功能实质和语义表象的各个层面都有深刻反映和体现, 对其内在语义关系的挖掘成为深入研察该隐喻构式语义实质及功能体系的重要环节。文章立足于认知概念隐喻和构式理论、以构式多重互动与语义深描为视角, 一方面对俄语动词情感隐喻构式的语义功能关系展开解析, 另一方面从语义生成性、语义依存-传导性、语义组合矛盾-趋同性以及语义聚合-类义关系性等4个层面, 着重对俄语动词情感隐喻构式的语义关系进行深入阐发和揭示。该研究将探明俄语动词情感隐喻构式的语义内蕴与情感语义特性, 发掘出该隐喻构式的构件、构体语义互动方式、机理和相应语义行为与功能表现, 将有助于深入剖析俄语动词情感隐喻构式的语义层级关系组织与认知语义构建, 益于在语义精细化描写基础上探究该构式互动性认知的概念属性、功能结构以及运作机制之间的深层关联性与逻辑贯通性。

**关键词:** 动词情感隐喻构式; 认知词汇激励性; 语义认知构念性; 语义生成性; 语义依存-传导性; 语义组合矛盾-趋同性; 语义聚合-类义关系性; 互动性认知

中图分类号: H030

文献标识码: A

### 0 引言

构式语义的认知运作与其功能机制和语义表现密切相关, 相应动词情感隐喻构式的认知研究极需厘清自身内部情感语义性能、语义功能元素、语义组织构造、语义网络关系、语义运作形态等方面内容, 以增强其分析视野和描写向度的识察性、全面性与功能-系统揭示性, 这对该隐喻构式精微细致的语义分析及不同性质、层面和表现形式的语义关系研究提出了迫切要求。既往研究较为注重情感的转喻性生理表征、情感词汇化隐喻分析、情感语义属性探解、情感语义功能性阐释乃至情感语义句法考察, 较少谈及情感隐喻构式及其情感语义认知构念方式、概念意象转化逻辑、语义-认知运行范式及协同互动机制等方面问题, 而针对动词情感隐喻构式语义关系性能的细致研察与认知语义的系统性阐发则更为少见。基于这一认识和思考, 本文将对动词情感隐喻构式认知分析、语义功能表现与概念化关系分析以及语义组合、聚合分析进行有机整合, 一方面从构式情感语义的词汇激励性和认知构念性维度, 对俄语动词情感隐喻构式的情感语义功能关系展开解析; 另一方面侧重于构式喻义的语义生成性、语义依存-传导性、语义组合矛盾-趋同性以及语义聚合-类义关系等方面, 对俄语动词情感隐喻构式的语义行为、语义关系进行深入探讨。相关研究将从语义-认知分析层面探明俄语动词情感隐喻构式深层语义的概念框架、功能原则和关系网络, 益于廓清俄语动词情感隐喻构式的复杂语义关系与语义-认知运作机理, 并从认知语义组构及语义动态关联、功能-意象刻画等方面深化和推动该隐喻构式语义完型及互动认知机制的研究, 以期对动词情感隐喻的外向-内向多元功能探索和构式事件语义细化还原分析带来新的观察和开拓性思考。

## 1 动词情感隐喻构式的情感语义功能关系

作为具有独特形配属性构式单位,动词情感隐喻构式是通过概念隐喻认知运作传达情感事件语义或概念化情感认知语义的动词构式,结构上一般由情感语词与相应实体动作动词所构成,类属于该实体动词范畴的主要包括物为动词、感知动词、运动动词,而情感语词则是表达与人的情绪-情感行为、状态与精神-心理活动相关的情感概念词。构式关系下的隐喻组配关系和语义搭配性能赋予动词情感隐喻构式以特殊的结构-语义方式与功能语义及认知特点,反映出其极具个性的情感语义功能特质和功能语义关系。动词情感隐喻构式的情感语义功能关系是指该构式情感喻义认知运作所内蕴的功能语义互动属性、语义构拟形态与概念化语义本质,主要表现为认知词汇激励性与语义认知构念性,它们都与动词情感隐喻构式本身的功能认知特征密切相关。

### 1.1 认知词汇激励性

动词情感隐喻构式的情感语义功能关系是在动词构式构件之间多向、复杂的各种语义联系和功能作用关系之下所产生的,无法游离于概念认知和功能语义关系的积极能动参与以及概念意识的功能抽象与转化,这在该隐喻构式运作的认知词汇激励性方面得以集中体现。

所谓词汇激励性是指动词情感隐喻构式运作中,概念隐喻基于情感事件语义的认知关联和心理映射以及动词构式隐喻张力<sup>1</sup>,对情感语词和动词述体进行概念语义认知激活,以搭建情感隐喻构式的事件结构认知框架、促成其作为特殊情感概念符号单位的认知语义衍生<sup>2</sup>。通过词汇认知框架激励(Boas 2005, 2013; 陆月华,梅德明 2019),动词隐喻构式促发构件同与其适配的语义、认知功能位置、身份相联结并进入到切合于构式语义、认知要求的构件-构体概念关系之中,从而形成动词情感隐喻构式运作的词汇隐喻搭配关系和相应的认知概念结构。例如:Потом острее и томительнее постепенно нарастает любовь, как эта безликая любовь постепенно распяляет душу и, слепая, мечется во все стороны/后来爱渐渐变得更加尖锐并令人痛苦,这种无形的爱渐渐灼烧着灵魂,盲目地向四面奔突;В нас медленно закипает беспокойство, а он, выдвигая новые фигуры, развертывая новые картины, оттягивает развитие действия/我们心中的不安正缓缓升高(内心慢慢涌起不安),而他却不断推出新角色、展开新场景,拖延着剧情的发展。以上构式的功能语义关系运作中,情感语词和动词述体分别被隐喻认知的情感事件概念想象所激励,其中情感语词 любовь(爱), беспокойство(焦急,不安)分别激励情感语义域,而动词述体 нарастает(生长), распяляет(点火,使燃烧,使滚烫), мечется(乱窜,东奔西突)(相对于 любовь), закипает(沸腾起来)(相对于 беспокойство)分别激励物理动作域,并在情感事件语义构式的带动下进一步激励情感目标域、本体动作域。正是借助词汇激励性,动词情感隐喻构式的隐喻搭配有了情感喻义的语义逻辑内涵与概念认知定位,并获得相应情感语义功能关系特点,构式新创情感喻义相应逐渐明晰、情感概念语义框架得以搭建。因而动词情感隐喻构式的情感语义功能同其组构要件的语义配置形态(конфигурация)、特点以及相应概念语义联结方式密不可分,在构式语义功能关系运作下,构体内部概念语词的情感信息、义子与动词喻体的具象动作进行语义关联、互动,构件随彼此语义联结和认知驱动方式的不同而以相应形式相互影响、作用,进而帮助构式确立起基于情感概念隐喻与认知构式关系的语义投射域和概念语义参照域,并在动词构式的本体、喻体事件域之间搭建起语义联类、感知和象似比况的认知桥梁,相应呈现出动词情感隐喻构式的认知语义表象以及构式的情感喻义功能认知关系。

从深层运行逻辑上讲,俄语动词情感隐喻构式的认知词汇激励始于动词情感隐喻构式的语义冲突与张力效应,词汇组配的语义认知内驱力催生隐喻构式中情感语词与动词述体之间独特的语义共生性,并促发该隐喻构式事件框架的范畴语义更动与概念意象转化。与此相关,俄语动词情感隐喻构式的认知词汇激励会有相应情感次语义范畴的功能关系指向,构式语义具体衍化出不同情感喻义范畴和事件语义子类,主要包括 1) 情感状态, 2) 情感反应, 3)

情感关系，4) 情感态度等 4 个语义次类或次语义域<sup>3</sup>。试对比：1) Лишившись мужчины, ставшего для неё отцом, другом, мужем и сыном в одном лице, моя мать погрузилась в скорбь и чувство страха/失去了就像自己父亲、朋友、丈夫和儿子一样的男人，我母亲陷入了悲伤和恐惧；2) Случай с вещами отошёл на задний план, но всё равно жуткая обида гложет меня/这些事都已显得不那么重要，但强烈的委屈仍折磨着我（啃噬着我）；3) В этом случае попытка просителей была более успешной, но вовсе не потому, что вторая дама прониклась состраданием к судьбе несчастного/在这种情况下，求助者的做法更为成功，但全然不是因为第二位女士对不幸者遭遇的命运产生了同情；4) Она весьма ревнива и способна сильно навредить обычной женщине, к которой её любовник может питать сердечную привязанность/她很容易吃醋，是一个会对她情人打心眼里依恋（产生上好感）的普通女子造成极大伤害的人。具体认知运作中，以上动词概念隐喻一方面激活构式之中的情感概念语词（скорбь, жуткая обида, состраданием, сердечную привязанность），另一方面由此驱动动词述体的认知语义框架，构成动词隐喻构式词汇激励的联动性，同时也形成隐喻构式的相应语义衍生激活关系，而情感喻义的范畴语义类别进一步由概念语词情感义征与动词述体的关联、互动以及相应概念化认知映射所决定。

## 1.2 语义认知构念性

动词情感隐喻构式功能语义关系的语义认知构念性是指物为、感知、运动等实体动作意义的认知拟象性、概念化和去实义化<sup>4</sup>，以及对动作具象意义的主观抽象与认知范畴模式化，它既是施喻者主观认知参与性的功能-意念化体现，也是语义认知生成中的语言“体认性”反映<sup>5</sup>，据此建立起抽象的情感心理图式与情感事件语义关系，并使情感喻义的概念结构与心智模式中的经验结构和动觉体验、意识感受产生有机互动。例如：Моррель, сидя в углу кареты, не мешал зятю изливать свою веселость в словах и молча переживал радость, не менее искреннюю, хоть она и светила только в его взгляде/莫雷尔坐在马车的一个角落里，不想妨碍女婿尽情倾吐（倾洒）自己的快乐，默默地感受着同样真挚的喜悦，尽管这份喜悦只在他眼角中有所流露；Это прозвище разжигало его ярость, теперь сосредоточенную, почти безумную/这个绰号点燃（激起）了他的愤怒，这会儿十分强烈、几乎失去控制。以上隐喻构式认知之中，通过概念化的去实义操作和相应认知拟象，将物为动词述体 изливать（流出，淌出，洒出）（相对于 веселость），светила（发亮，发光）（相对于 радость），разжигало（点燃，使……烧旺）（相对于 ярость）所含具象动作（语义）主观意向化、概念化，使其相关的“倾洒，流出”“发光，闪耀”“点燃，使燃旺”物理、感知经验特征代入、移用于抽象情感语义的认知描绘与呈现，同时与 веселость, радость, ярость 概念相关的情感事件结构和情感形象特征得以彰显、促成抽象情感概念框架的（动觉）经验认知意念化，充分体现出构式情感语义构件和语义表征的认知功能意念性与意识观照特性，相应这里动词情感隐喻构式传达出显赫的体认刻画性、意识感受性与语义认知构念性，饱含认知主体的情感心理投入以及对动作事件语义的相应经验认知概括和概念化加工。因此，很大程度上讲，构念性和拟象-概念化的结果是对实体动作语义的认知抽象化与心智模式化，语言实际中，“许多抽象概念是基于隐喻并借助感觉—运动域（如动作）得以生成”，（孙毅，王硕 2025：14）动词情感隐喻构式相应传达的是经由具象到抽象的认知构念化事件语义，折射出语义认知构念作用下的情感动作事象“概念化关系”。

从运作形态上看，认知构念性的重要路径与实现方式是施喻者对动作本体和喻体之间的情感语义关系进行的认知概念化操作。“概念化是概念化主体的能动性认知”（文旭 2022：36），此时的“概念化”同认知主体的多种心智-意念活动有关，其中包括“抽象的或‘知识’概念，以及直接的感觉、运动或感情经历”、“对物理、社会和语言语境的完整把握”（束定芳 2024：20）。认知主体基于具身认知、经验思维、概念意识乃至动觉体验的能动参与，对情感隐喻构式构件与构体内容、信息进行主观经验性干预和观念、意识活动方面的主观“意

向性”操作<sup>6</sup>，将具身经验的信息同主观认知进行关联、比较、整合，得出概念化的认知构念性新显内容，从构式情感喻义的框架透视域凸显出事件语义的概念意识特征，情感喻义功能语义关系的各个方面相应都渗透着认知构念的概念化因素。例如：**В выражении лица и в тоне англичанина ясно сквозило презрение военного человека к полиции/英国人的表情和语气中充分显露出军人对警察的蔑视(军人对警察的蔑视在英国人的表情和语气中表露无遗)。**这里动词述体 **сквозило** 所含“(光亮，风等)穿透，穿过”的物质经验动作形象和概念化觉知信息运用于本体情感动作事象“显露、流露出，传递出……情感”的认知想象与语义构建，勾勒出情感事件鲜明的意识感受形象和感知动作心理画像。概而言之，“隐喻是主观的，取决于个体的主观感受和亲身经验”(孙毅，刘源佳 2025: 49)，构式情感隐喻事象和事件结构的认知运作中，认知主体对构式情感动作关系内容和语义想象的概念化组构与能动性意识参与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正是在这一意义上，动词隐喻构式的情感语义功能实现同构式认知运作的概念化机制及心智表征中的概念化关系密不可分。

此外，动词情感隐喻构式的语义认知构念涵纳施喻者对情感事件的抽象心理表征与意象认知操作，相应构式认知构念性还表现为情感构式语义的认知概念意象化。所谓“认知概念意象化”是指动词情感隐喻构式的情感语义运作中，借由施喻者心理感知和认知动觉经验以及相关“力动态(force dynamics)”图式意象的跨域映射<sup>7</sup>，形成对情感动作本体事象的心理联觉图像化和认知肖像化呈现，通过经验熟觉的认知心理意象刻画相应传达出动词情感隐喻构式语义的动作形象以及“体认者在体认现实、表达现实过程中的主体性”(张克定 2019: 79)。与“人本主义”特征(王寅 2020b: 30)，表现出动词情感隐喻构式独特的意象认知语义功能关系，同时也表明动词隐喻构式的情感语义功能同心智模式的认知意象刻画性与意象观照性密切相关。

## 2 俄语动词情感隐喻构式的语义关系分析

动词情感隐喻构式的情感喻义是多重意义因素互动作用的结果，这在其语义关系层面即有清晰体现。俄语动词情感隐喻构式的内在语义关系网络、机制极为复杂，这涉及其语义促发、产出、承继、关联、比况、衍推、互动以及组合、聚合等多个面向和维度。以下侧重于构式情感喻义的语义生成性、构件语义依存-传导性、语义组合矛盾-趋同性、语义聚合-类义关系性等4个方面，对俄语动词情感隐喻构式的语义关系展开分析和研究。

### 2.1 构式情感喻义的语义生成性

动词情感隐喻构式的情感语义关系与其情感语义生成和语义信息的传递息息相关，动词情感隐喻构式的隐喻性情感意义是构式结构体中情感语词与动词述体语义特征相互作用的结果，因此构式情感喻义的生成本身即是构式要素之间语义关系的产物，并且就代表着该构式运作中的基本语义关系，语义生成性相应构成构式语义关系的基本方面和表现形式，同时也是动词构式情感喻义十分重要而独特的语义关系内容。下面首先从语义生成性方面着手，对这一语义关系形式进行剖析。

动词情感隐喻构式的认知语义构建同情感语词或其概念语词紧密相连，情感语词为构式情感语义提供情感信息的基点和功能定位点，动词隐喻构式情感事件语义(义征)的概念化映射往往在情感语词身上觅得维系点、立足点，而确定动词事件情感动作方式的概念化依据与衍变路径、据此建立情感语词与动词述体之间的语义认知交互式关联和相互作用，并产出相关动词构式隐喻性情感认知语义，这些方面形成俄语动词情感隐喻构式独特的语义生成关系，相应由概念语词关联、动词述体组织运作所激发、导引的构式情感喻义释出性、构体义的语义衍变性所反映的即是俄语动词隐喻构式情感喻义的语义生成性。例如：**Он вспомнил о Любимнице, и печаль залила его душу/回想起柳比尼茨，他不由悲从中来(悲伤淹没了他灵魂)；Блаженство сладкое залило ее грудь/她心中洋溢着甜蜜的欢乐。**这里，情感语词 **печаль**

(悲痛, 悲伤, 悲愁), блаженство (快乐, 欢乐, 怡然自得) 的情感概念语义同动词述体 залила/залило (浸满, 淹没) 的物理动作形象构成概念认知联结, 使其在具象动作的经验延伸中建立起情感认知的心理体验, 动觉形象的情感概念语义输出进而驱动隐喻构式构体语义的拓展, 体现出其情感喻义的概念语义转换与认知生成性。从动词情感隐喻构式的情感语义功能关系方面审视, 具体运作过程中, 该语义生成性主要表现为情感概念语词的语义激发性、动词述体的认知建构性, 以及两者在概念-事件功能、价值指向方面形成的语义映照-系联性与认知贯通性, 表明俄语动词情感隐喻构式的情感喻义是基于构件词汇-认知语义因素互动认知所产生的一种构式语义。例如: Тягостное чувство грусти окутало парня, безмерная печаль сжала его сердце/沉重的悲伤感笼罩着小伙子, 无边的忧郁让他心里痛楚: Зато остальные довольны необычайно – в глазах блеснуло не то злорадство, не то сочувствие/但其他人却异常满意, 他们眼里闪现出的不知是幸灾乐祸还是同情。句中情感语词 грусть/чувство грусти (悲伤), печаль (忧伤), злорадство (幸灾乐祸), сочувствие (同情) 在构式框架中激发相关情感语义, 而动词述体 окутало 的“包裹, 包围, 笼罩”、сжала 的“挤压, 按压, 捏压, 紧压”动觉经验形象, 以及 блеснуло 的“闪烁, 发光”感知动作意象分别通过同情感知意象的心理链接, 使其与情感语词形成概念认知的语义互动关联与事件语义功能协同, 据此激发、伸出动词隐喻构式的相应情感事象认知语义。

构式情感语义生成性反映出动词隐喻构式情感语义结构的认知功能-意向特点, 那就是在情感语词概念语义的价值指向下, 透过动词蕴含的实体动作形象与具身认知经验内容、生动细致地勾画和呈现抽象的情感行为喻义事象, 反映出俄语动词情感隐喻构式的功能语义关系在于形象、生动地刻画情感动作意象以及动态、鲜明地传达情感事件语义, 彰显出构式情感喻义的突出语用-认知意向性, 这既与情感的丰富复杂和细腻多变有关, 更与情感表现的主观体察性、经验认知性直接相连。例如: Гордость переполняет мое сердце, когда я держу этот лист бумаги: на нем кровь героя и на нем слова, написанные кровью, высокие, прекрасные слова/我捧着这张纸条, 内心充满了自豪感: 上面是英雄的鲜血, 还有用鲜血写就的崇高而美好的字眼; Учеников охватило смущение, потому что они подумали, что видят дух./门徒们感到困惑不安, 因为他们以为自己看见了鬼魂。以上构式分别借助“填满, 充满”“围住, 抱住”的物理行为特征, 表现情感同人之间的动觉心理关联性与心智经验意向作用性, 一方面生动、形象地刻画和传达“自豪, 骄傲”“窘迫, 不安”的情感心理特征(程度较为强烈), 另一方面借由物理动作形象呈现出情感对人的心理感知经验作用、影响以及情感表现的功能-认知语义特征, 同时也体现出施喻者对情感事件特点和关系内容的主观评价性、体认性, 折射出主体对于相应情感认知表象的价值心理感知和认知意向性, 在语义生成关系层面形成同前述构式情感语义认知构念性的关联、照应。

## 2.2 构式情感喻义的语义依存-传导性

俄语动词情感隐喻构式认知运作中, 动词构式的构件与构体之间具有突出的语义相互依存性、传导性, 这一独特的构式语义关系性反映出其情感喻义运作的鲜明互动认知特质。

首先, 构件语义依存性是指情感隐喻构式的构件语义行为取决于构体的功能语义要求和表现, 构件意义的功能-价值体现与语义实现往往取决于构体对它们的语义剪裁和摄取方式<sup>8</sup>, 从而形成构件的意义表现和功能产出对构体语义的认知依存性。此时, 动词情感隐喻构式的构件与构体彼此之间处于动态语义关联之中, 认知主体会在具身认知的经验基础上, 使构件语义关系靠近和协配于整体事件语义, 并在认知主观意识上以特定方式激活构式的整体语义, 相应构体会将情感事件认知域蕴含的语义潜势、语义关系投射并分配、下放到构件之中, 显示出构件语词的语义功能表现对构式整体的认知语义依附性, 进而构件的语义组合层面选择限制关系也会形成对构体情感事件语义功能、特点的依存性。例如: Через мгновение она стояла передо мной с протянутыми руками, и глаза ее сияли невыразимой любовью/片

刻后，她伸出双臂站在我面前，眼里充满了（闪耀着）难以言表的一种爱；В глазах обер-лейтенанта мелькнула брезгливость, он уже словно видел заинтересовавшего его пленного мертвым/陆军中尉目光里流露出厌恶之情（闪过一丝厌恶），仿佛已经看到他感兴趣的那个俘虏死了。以上隐喻构式中，构体的整体情感事件语义对构件语义具有认知规制性与引导性，构体通过对情感语词和动词述体特征进行相应语义关联和取样、剪裁，进而一方面在构式情感语词 любовью（爱），брезгливость（厌恶，嫌恶）这一构件身上确定情感语义锚点、使其构件功能语义属性有了语义依托与归属；另一方面它要求动词述体构件 сияли（发光，放光，闪耀光芒），мелькнула（闪现，闪烁）的物理感知行为特征发生认知语义方面的概念功能转化与认知跨域转移，使其分别在情感语词的语义关联之中产生匹配效应、发挥其在构式语义构建中的认知运作核心功能，同时也体现出隐喻构式的语义选择限制关系和语义潜势功能特质、促成构式整体的情感语义实现。

其次，构体本身的隐喻性情感语义也以自身方式依赖于构件的语义照应和认知调动与功能表现，形成构体对构件的反向语义依存性，从而体现出两者之间实质上相互依存的认知语义关系。实际运作过程中，动词隐喻构式构体对构件的反向语义依存性往往表现为后者对它的语义传导性，亦即情感隐喻构式的构件语义信息、特征会向构体输入和传导。具体说来，构式之中的情感语词和物为实体动作语义分别通过向构式整体的渗透、传递，达成构件语义向构体语义的概念化转移与认知输传。例如：На секунду я воспыхал симпатией к метро, но затем вспомнил о пересадке на «Театральной», и симпатия тут же улетучилась/我一下子对地铁产生了好感，但后来想起需要在“剧院”站换乘，好感一下子又烟消云散。该隐喻构式的认知运作中，情感语词 симпатией, симпатия 分别会提取相关“好感，喜欢”情感语义信息并用之于构式整体情感事象的概念语义表征，以此对隐喻构式的情感事件特征进行语义传导，而动词述体 воспыхал, улетучилась 则会调用物理行为的相关实体特征和概念语义成素“燃起，熊熊燃烧”“飞走，飞远”对构式构体即情感本体动作事象“产生某种强烈情感”“某种情感消逝无踪”进行认知刻画、描写和概念化映射<sup>9</sup>，赋予动词隐喻构式情感认知语义表现以相应区分性动作特征和方式，实现对构体情感认知概念框架的语义特征渗透和传导、形成独特的“动词—构式的语义关系”（程倩雯，程琪龙 2018：31）。进而基于构件向构体的语义功能传递，情感隐喻构体会对所接收到的语义、认知信息进行整体加工与有效整合，并激活构体功能语义潜势以及动词构式中本体、喻体概念的外延内涵传承<sup>10</sup>，促成该动词情感隐喻构式的情感喻义产出与认知语义衍生、动词构式多义的隐喻扩展联接（Goldberg 1995：75）。例如：Тревожная радость предчувственно распирала Нечволодова, он не помнил в себе такой радости за недели этой войны, за годы мира/一种令人不安的喜悦就像有预感似地充塞进涅奇沃洛多夫的心，在这场战争持续的几个星期里，甚至在和平的岁月里，他都不曾记得自己有过这样的喜悦。该隐喻构式中，情感动作本体“满怀……，充满，充塞某种感情”和喻体“使……膨胀，涨大，充溢”之间存在突出的外延内涵“传”与“承”。此时情感本体的认知表征对喻体动作的选取本身具有语义要求和框定性，其“膨胀”的概念内涵与本体动作“充满……情感”的语义特征之间相互靠近、彼此调适，形成相应意义共相即新的语义内涵，继而构式运作将这一概念内涵投射于相关情感事件语义范畴类别、与情感动作事件形成语义关联和映照，从而使新的动作概念内涵在情感动作本体的认知构建中得以承继，据此透过动词述体同构式情感语词之间的新创语义联系确立起新的情感事象认知概念结构和语义框架。值得一提的是，在这一认知运作过程中，构式情感喻义的整体事件语义大于构件意义的加合，反映出俄语动词情感隐喻构式运行的完形心理认知语义原则。

总体上讲，俄语动词情感隐喻构式情感喻义的语义依存-传导性主要表现为构件对构体的依赖性、传导性，构式整体对构件的依存性集中表现为其认知语义的结构组成、语义剪裁和功能运作、实现方式方面，二者的彼此依存反映出它们在情感隐喻构式认知运作之中的语义联通性和整体协同性，显示出俄语动词情感喻义机制中独特的构式“语义牵引效应”（杨

坤, 文旭 2021: 356)。

### 2.3 构式情感喻义的语义组配矛盾-趋同性

“隐喻是基于多个词交互的结果, 而非简单的词对词的对应关系”(孙毅 2024: 40), 相应动词隐喻构式的语义认知生成涉及其词汇-构件成分之间的复杂语义关系。构式情感喻义中构件之间语义组配的矛盾-趋同性是指动词情感隐喻构式的情感语词同实体动作述体之间既相矛盾又彼此协调的组配性语义关系, 反映出二者在语义关系上的对立统一性, 而这由俄语动词情感隐喻构式的概念内涵和特征所决定, 因此属于其构式隐喻结构中本质性的语义关系内容和特征。一方面, 情感语词属于抽象的概念语词, 反映的是构式情感喻义的抽象概念事物, 动词述体属于物为、感知等实体意义动词, 反映的是构式情感隐喻性语义特征的具象动作即喻源。因此, 两者在语义选择关系上不相协调, 形成概念关系内涵和范畴逻辑上的矛盾关系。例如: В княгине проснулась материнская гордость/公主产生了(涌上)母性特有的自豪感; К нищенству Игорь питал глубокое презрение/伊戈尔对行乞十分蔑视(对乞讨深怀鄙夷)。以上隐喻构式中, 情感语词 материнская гордость (母性的自豪), глубокое презрение (深深的鄙夷) 分别与动词述体 проснулась (醒来, 苏醒), питал (以……为生) 之间语义组配方面不相协调, 形成概念逻辑和选择限制上的语义冲突关系。另一方面, 基于动词情感隐喻构式的认知运作和构式语义结构定位, 以及构式对动词构件的相应顺向语义压制<sup>11</sup>, 概念语词同动词述体之间的论元结构会进行互动性调整, 以消解二者之间的语义冲突与抵牾, 进而在新的论元关系中重新达成彼此语义趋同与一致。例如: В душе моей кипели ревность и обида/我心里满是嫉妒和委屈(嫉妒和委屈在我内心沸腾); Сожаление, восхищение и ужас мелькнули в ее чертах/怜悯、钦佩和恐惧在她脸上掠过。两个构式之中, 情感语词 ревность и обида (忌妒与委屈), сожаление, восхищение и ужас (怜悯、钦佩和恐惧) 分别与动词述体 кипели (沸腾), мелькнули (闪烁, 闪现) 之间的表层结构语义错配基于构式对构件的顺向压制而得以消除, 相应重新建立起构式内部协调一致的语义关系, 实现构式情感喻义的语义趋同即认知语义衍变上的结构顺应。

实质而言, 构式情感喻义的语义组配矛盾性是情感语词与动词述体概念语义功能错置的结果, 而构式喻义的语义趋同则是其功能语义价值指向和结构语义实质互动的必然。构式情感喻义的语义错配或组配矛盾性侧重体现构件语义的概念交集、作用方式, 彰显动词情感构式的隐喻认知张力<sup>12</sup>, 而语义组配趋同关系性则重在表明动词隐喻构式的情感语词与动词述体构件之间存在的特殊语义对应性、互动性, 两者之间通过认知运作和概念化的认知联结, 形成概念语义层面的共相联系, 进而建立起具有一定语义标识性的语义顺应关系。试对比: Гнев и ревность душили ее, и она не могла вымолвить ни слова/她愤怒和嫉妒到快要窒息(愤怒和嫉妒让她窒息), 一句话也说不出; Тоска лежала у нее на сердце, и мрачный вид Ивана Алексеевича и его молчание лишь усиливали эту тоску/她心里感到忧郁(忧郁积压在她心上), 伊万·阿列克谢维奇阴沉的神情和沉默加剧了这份忧郁。以上隐喻构式之中, 情感语词 гнев и ревность (愤怒和嫉妒), тоска (忧郁, 忧伤) 分别与动词述体 душили (使呼吸困难、喘不过气来), лежала (躺, 卧) 之间的语义组配矛盾实际是由两者之间的概念语义分离和范畴逻辑误置所致。此时, 组配功能语义关系的错配是在两个认知概念域的语义表层搭接关系上显示构式喻义的语义指向, 它从深层实质上体现构件语义关系的概念成分联结方式, 反映出动词情感隐喻构式的认知张力效应。反观构式的语义组配趋同关系性, 则在看似矛盾的语义关系中显示出其具有功能辨识性的语义互动和协调性, 体现出动词隐喻构式情感喻义的独特功能语义关系和语义互动(价值)属性。例如: Ненависть гнетет ему сердце/仇怨压得他喘不过气来(他恨得透不过气[仇恨啃噬着他的心]); Тоска и горе их гнетет/忧伤和痛苦折磨着他们。上述动词情感隐喻构式的认知运作中, 通过概念化的语义关联式互动和语义认知联结, 情感语词 ненависть 与物理动作动词 гнетет 之间取得语义协同关系: ненависть, тоска и горе 被认知概念化为能够对人施加物理力的实体事物, 从而与实体动作

гнетет 达成语义共相性与语义相容性。此外，从概念关系和事理逻辑上讲，构式中的情感语词也表现出同动词述体之间的语义照应性。这指名词与动词分别反映的事体、事象在概念语义层面都属于负面的、让人不愿承受甚至避之不及的消极范畴概念内容，彼此之间藉此“消极语义倾向”建立起概念逻辑上的语义趋同关系，基于这一语义关系可以较为顺畅地构建起动词情感隐喻构式内部的语义操作和概念语义关系，促成该构式的情感喻义认知衍生。

归结起来，俄语动词情感隐喻构式的喻义认知生成机制中，构件之间的语义组配矛盾性是表象甚或是一种手段，而语义趋同与协调是实质、目的，表象上的冲突、失调所反映和指向的是构件在语义认知的深层关系上所达成的趋同和协调，背后所关联的是不同概念单位之间相互协同的语义原则和认知调节、作用机制（彭玉海 2025a: 44—48）。就俄语动词情感隐喻构式的语义关系而言，构式情感喻义的语义组配矛盾-趋同性具有认知运作、构建的心理现实性和相应认知语义规定性，构成该动词隐喻构式情感喻义生成的重要环节。

#### 2.4 构式情感喻义的语义聚合-类义关系性

语义聚合-类义关系性是指动词情感隐喻构式的显在-隐在动词（述体）与题元语词<sup>13</sup>分别通过概念语义的关联、比类以及相关动作-事物对象的认知代入与概念化转移，形成彼此之间“同属”范畴层级上的平列类义语义联系即概念义征的同位层级分类关系，它从同位性的类义特征关系方面反映该隐喻构式运作中“动词-题元”内部的词汇义征（词义）类聚关系。这意味着动作认知事象与情感概念语词事体各自在语义-认知加工和相应概念转化的基础上，建立起范畴分类方面的同属联系与范畴属性的同层次比照、代入和映现关系，从而形成同一范畴类属之中动作（动词述体）、事物（题元名词）内部各自的语义关联，亦即概念义征类聚和联想关系。另一方面，动作事象与题元事象内部各自存在概念特征或义征方面的一定差异，但是构式运作会通过相应语义-认知操作，建立起动作行为、角色事体范畴内部“同属异类”的语义聚合-类义关系，借以实现该构式情感事件结构的语义自洽，达成本体、喻体要素在情感构式喻义认知运作中的语义构建协同性，促成动词构式隐喻性情感事件语义传递和构式认知语义衍生。

下面分别从语义聚合-类义关系层次和特点这两个维度，就俄语动词情感隐喻构式的语义聚合关系问题展开分析和讨论。

##### 2.4.1 语义聚合-类义关系层次

构式情感喻义的语义聚合-类义关系性表现为两个层面：动作喻体与本体的动词<sub>1</sub>与动词<sub>2</sub>之间的义位或（和）义征聚合关系，所代表的是喻体和本体动作事件之间的语义关系——动词（动作）基义与构式喻义之间的语义聚合-类义关系；动词题元（角色）与构式论元（角色）之间语义冲突与呼应并存的特殊聚合关系，所代表的是喻体情景角色与本体动作事件参与者角色之间的语义关系——本原动作情景语义参项与构式情感事件语义参项之间的语义聚合-类义关系。

##### 1) 动作喻体-本体义位聚合关系

动作喻体-本体义位聚合关系是指俄语动词情感隐喻构式运作中，动词实体动作情景意义与构式情感行为事件意义之间的语义聚合-类义关系，原本彼此看似不相关联或者相互冲突的两个动作事件通过相应语义-认知操作，建立起彼此之间的语义契合与类聚关系，达成两个动作范畴和概念域之间独特的语义协调和顺应，从而实现情感隐喻构式动词<sub>1</sub>（动作喻体动词）与动词<sub>2</sub>（动作本体动词）之间的语义协同性。

从功能运作关系上讲，动词情感隐喻构式的整体语义框架下，动词情景与构式事件具有跨域联系的认知特点，其间动词隐喻通过概念化认知映射，将喻体动作的典型意象特征投射、代入到构式情感本体事件域，“实现动作事件框架和结构内容的跨域转移和映射”，（彭玉海 2025b: 28）同时构式本体动作也会向喻体动作进行反向认知映射，形成两者之间的互动映

射机制<sup>14</sup>、显示出彼此之间的语义联结性与语义协同性，鲜明地反映出情感隐喻构式动作喻体-本体之间独特的聚合-类义关系属性，表明它们同属于一个范畴认知类别与逻辑认知语义链，并具有范畴统一性、一致性——均表现与隐喻性情感事件语义相关的概念范畴，同时具有关系明确性——彼此之间存在“具体-抽象”的语义核查性、可追溯性，从而在动词述体（动词<sub>1</sub>）与构式动核（动词<sub>2</sub>）之间建立起语义转换的范畴意义关系链。试对比：Блеснувшая молния на мгновение осветила<sub>1</sub> камыши и воду/一道闪电瞬间照亮了芦苇丛和水面—Невольная радость осветила<sub>2</sub> ее лицо/由衷的喜悦使她容光焕发（她高兴得面庞发亮[神采奕奕]）。这里动词喻体 осветила<sub>1</sub> 与构式本体 осветила<sub>2</sub> 分属于实体感知动作和抽象情感动作范畴，在进入概念隐喻的构式关系之前，彼此之间不存在范畴语义联类性或词义属性方面的同位性，但此时它们借助施喻者对客观世界的互动体验与认知加工，建立对情感事件的心理体认，实现动作事象的语义逻辑关联与概念意识链接，形成动作概念范畴和分类意识上的耦合性、统一性，显示出情感行为与感知行为表象之间的语义可追溯性，并且从聚合-类义关系的具体范畴语义内容上看，осветила<sub>1</sub> 喻体动作（照明，照亮）的感知概念义征映符合正向、积极情感行为 осветила<sub>2</sub> 的概念化表征、实体与抽象动作之间的具身形象代入性强，情感隐喻概念语义的心理转化使它们共处于认知范畴化或分类范畴的同一层级，相应它们之间的语义类聚性在认知心理方面有迹可循、体现出 осветила<sub>1</sub> 与 осветила<sub>2</sub> 之间突出的同位层级分类义位关系。

## 2) 动词情景-构式论元角色聚合关系

动词情景-构式论元角色聚合关系是指俄语动词情感隐喻构式运作之中，动词实体动作情景参与者与构式论元角色之间借助相关语义-认知操作、使原本看似无关或语义相左的动作事体或情景-事件参项建立起相互关联和彼此协调的语义关系，进而所达成的构式显在-隐在要素之间的语义联想、照应和类聚关系。该层级的角色类义性同上一层级动作喻体-本体语义聚合性密切相关，它在上层级语义关系的驱动下形成，同时也是对上一层级聚合联类关系的角色关系层面落实与细化，体现出精致还原主义的方法论原则和特点。

从功能运作上讲，动词情感隐喻构式的动词情景-构式论元角色关系行为中，喻体动作述体在“现象类别信息”和认知完形心理的规制和引导下，会激活实体动作相关联的具体事物形象即情景事体，牵引、联类出经验感知中相关的“物的蕴涵（вещная коннотация）”事物形象（Успенский 1997: 151; 2013: 269），另一方面动词述体基于构式认知框架下动作语义的格式塔完形心理次逻辑（Чернейко 1997: 290），在具身经验的认知想象与本体动作情感事象之间建立行为心理-认知联觉与认知概念化识解<sup>15</sup>，相应也激活本体情感动作事象同喻体动作情景参与者之间的语义联系和对应，亦即借助于动词情景与构式事件的语义关系激活并建立起情景-事件角色之间的功能-语义比类性和类义关系。例如：Страх пронизал его душу/他内心十分恐惧（恐惧充满了他内心）。该构式的认知运作中，动词情景参项 страх（恐惧）借助动词述体 пронизал（穿透，刺透，扎透）的物理动作概念框架语义提示，在经验意识中关联性地激发并产生“刀状物”“尖状物”“刺状物”现象类别事物的心理想象与意象认知选择，导出出相关“刀，刺，玻璃，尖石”类利器事物的“物象蕴涵”，使其情感事件角色“感事/情感内容、诱因”建立起同现实物象之间的心理相似沟通与概念义征联结，实现构式动词情景-构式论元角色的聚合-类义语义关系性。又如：Ужас леденит ему сердце/他惊恐不已（吓得心脏快停止跳动）。这里构式论元 ужас（惊恐，惊吓）借助动词述体 леденит（使冻结、凝结，使冰冷）动作概念框架的具身认知引导，会启动类似于“冰，冰块，冰凌”之类“物的蕴涵”事物对象的认知语义联想，并基于情感心理感知和认知形象代入，将这一物的蕴涵概念化地映现、加附于自身的情感事件角色，从而形成喻体-本体动作事件参项的物类意象联系和类义特征联结、建立起彼此之间独特的语义同属性和类聚关系性，同时相应透过动词基原动作的“格式塔”完形心理，构建起动词隐喻构式的情感认知联觉形象、形成相关概念化情感事件语义。

#### 2.4.2 语义聚合-类义关系特征

进一步讲, 句式情感喻义的语义聚合-类义关系相应会表现出称代性义子相同而区别性义子各异的特点, 反映出俄语动词情感隐喻构式的情景-角色关系(行为)语义-认知运作复杂、多向的语义类聚性与功能对照、联想关系属性。

##### 1) 称代性义子相同

称代性义子相同表示拥有共相性的称代义子, 所谓“共相性称代义子”是指动作本体-喻体义征、动词情景-构式论元角色会在共同的情感隐喻事件框架中获得相同即“同属”的称代对象与指称性语义特征——动作事象、动作参与者角色分别各自包含认知概念化和语义类同化的情景性指称<sup>16</sup>与事体性(物象)指称。而这也是它们在自身层级上具有的语义互动公约数, 是事象、事体各自语义一致性的指称性实现与外化方式。动词情感隐喻构式的认知运作中, 处于特定语义-认知概念关系的情感事体与动词述体-情景相互制约、限定的同时, 其概念义征相互映现、彼此参照, 相应促发情感构式格式塔的完形心理联想、催生情感认知意象的语义共相, 后者分别投射于动词述体和情感语词蕴含的事件语义与事体语义, 形成事件、事体内部各自的共性称代关系、语义联想同属性以及相关的语义聚合-类义关系, 表现出各自语义框架的概念义征类聚性、类属性, 此时动作事件、角色事体内部各自的相互替换性, 亦即动作本体-喻体之间以及动词情景-构式论元角色之间的类聚、联想与替代性, 主要表现为彼此相互参照、构建和映现的功能-语义属性和联想特征, 实际是认知主体概念意识和心理空间中的替换关系——这也是其同一般意义上基于功能、结构相同所形成的(狭义)聚合替换方式之间的一定不同。试对比: Тихим заревом светилось<sub>1</sub> апрельское небо/四月的天空闪耀着柔和的光芒— Её молодое милое лицо светилось<sub>2</sub> радостью/她甜美年轻的脸庞闪耀着喜悦。这里动作喻体 светилось<sub>1</sub>(发光, 发亮, 照耀, 照亮)与情感本体 светилось<sub>2</sub>, 以及动词情景角色 заревом(霞光)与构式论元角色“感事”(情感内容、诱因) радостью(喜悦, 高兴), 分别都指向概念意识中可接受或愿意接受的动作事象与角色事体, 尤其从本体、喻体行为事象上看, 其各自传达的均属于正向、积极的动作关系、状态, 相应从共性称代义子方面审视, 所反映的均为带有“积极、肯定状态”色彩的功能语义事件和参与者要素, 执行的也都是对该情感事象和情景角色进行概念化表征的语义参数功能。如此一来, 上述动作本体-喻体义征、动词情景-构式论元角色各自相应进入到“积极感知”和“积极情感状态”范畴语义下的子范畴或语义小类, 彼此之间呈平列、共相的语义(选择)关系。又如: Я полезла за шкаф и увидела, что провод сильно искрит<sub>1</sub>/我爬到柜子后面, 发现电线正剧烈地燃烧(溅射着火花)— Раздражение Рыжей почти незаметно, раздражение курильщика искрит<sub>2</sub> на всю комнату/红发女郎的恼怒几乎难以察觉, 而吸烟者的怒气快要点燃整个房间(充斥整个房间)。这里动词动作喻体 искрит<sub>1</sub>与构式本体动作 искрит<sub>2</sub>分别体现的是负面感知动作事象和消极情感认知事件与语义范畴, 所诱发的是“消极性质的感觉和情感状态”(Плотникова 2007: 85), 而动作本体-喻体共性称代义子相应触发并映现到动词情景-构式论元角色层面, 表现为它们同样分别均处于“消极感知”与“消极情感状态”事体角色概念域和语义框架, 也同样体现出彼此之间语义聚合-类义关系的共性称代义子特质。

##### 2) 区别性义子各异

区别性义子各异即隐喻构式认知运作中动作事象与题元参项两个层级各自表现出不同的区别性义子, 这从构式要素义征表现方面反映出聚合关系同中有异的特征。情感隐喻构式运作所涉及的动作事象和事体均各自拥有自身范畴属性的语义特征或义子, 形成各自事象、事体内部范畴关系的“异类”义征, 其中动作事象的区分性义子和关系表现为“实体动作事象”与“情感行为事象”的差异和对立, 亦即构式动作喻体-本体的行为概念语义区别性义征, 反映动作本体、喻体行为事象的功能选择与对照; 情景-事件参项事体(题元参项)的区分性义子和关系则体现为“具象事物”与“情感事物”之间的差别, 亦即动词情景-构式论元角色之间产生的事体概念义征区异。这体现出两者在共性指称义征之外的另一功能语义

面向和属性,同时也从构式构件区分性特征层面反映出俄语动词情感隐喻构式语义关系的动态功能特点以及构件义子的认知功能-价值指向性。例如:Но Катя сморщилась, глаза ее не блестят радостью и надеждой, а выражают сочувствующую грусть и сожаление/但是卡佳皱起眉头,她眼里并没有流露出喜悦和希望,而是表现出同情的悲伤与怜悯;Они проникнуты любовью к этому полю/他们充满了对这片土地的热爱。以上情感隐喻构式之中,喻体动作情景 блестят(闪烁,闪现),проникнуты(渗入,渗透)分别同构式情感概念域的本体事象构成相异的行为义子关系,而动词情景角色“自事”(如 огонь, пламя, свет)则与构式行为角色“感事”(радостью/喜悦, любовью/爱)构成不同的事体概念义征关系。两个构式中的动作事象、题元事体虽各自统辖于情感喻义的相应概念结构,但是它们内部各自具有不同范畴语义的概念功能义子,这些义子分别参与表征动作事象性和物象性的语义单位实体与概念符号单位的构建,并通过心理感知和认知意向运作同情感事件和情感对象物建立起概念化的功能认知语义联系,在动态化的情感认知语义关系中获得各属于它们的功能语义“异类”义征。

相比于共性称代义子,区别性义子反映情感隐喻构式构件义征在概念价值取向上的差异与区隔性,其概念义征范畴属性、价值更为直观而实质性地反映动词隐喻构式的情感认知语义、显示出其在构式喻义衍生生成中突出的功能比照语义特点——同时也是它在构件义征聚合关系中特有的区分性特征的价值体现;而共性称代义子则注重体现情感隐喻构式运作中构件义征的联类、并替、代入关系与类义性,突出构式概念语义框架中构件关系的共相性、映合性,它在构式情感语义认知构建中的系联功能与映照、联想、类聚作用同样不可小觑。两方面分别从不同角度呈现出俄语动词构式情感喻义的语义聚合-类义关系功能表现和特点。

概而言之,语义聚合-类义关系是俄语动词情感隐喻构式构件之间极为重要而独特、且表现异常活跃的一种语义关系,处于类义关系的动作本体-喻体与动词情景-构式论元角色分别统合并协同于“隐喻性情感事件”这一功能语义范畴,同时分别构成该范畴(事件语义框架)的同位概念范畴(согипонимы)、概念(语义)小类。不论是动作本体-喻体义征聚合关系,还是动词情景-构式论元角色类聚关系,都从自身维度反映出动作事象和角色事体内部彼此既相类同、互现,又相区分、异指的非单一化范畴语义关系属性,而这也是动词情感隐喻构式语义运作现实功能关系的写照,构成极为典型的构式认知特点和语义关系机制,它从情感构式语义-认知运作的独特关系层面揭示出认知事件框架的语义行为特性以及动词构式“概念隐喻使用的丰富性和复杂性”(孙毅,周世清 2024: 7)。

### 3 结束语

综上所述,动词隐喻构式是情感语义衍生与认知表释的重要机制和方法、路径,俄语动词情感隐喻构式的情感喻义认知运作涉及多种性质不同的语义关系内容,其语义关系具有多元、复杂的功能表征形态和语义行为及语义释出方式。本文基于认知构式语法和概念隐喻理论方法,对俄语动词情感隐喻构式的复杂语义关系进行了深入、细致的分析和考察,发掘出该隐喻构式的情感语义功能关系以及构体、构件的功能语义属性和互动语义特点,阐明了该隐喻构式独特的语义生成性、语义依存-传导性、语义聚合矛盾-趋同性以及语义聚合-类义关系性,深刻揭示出该隐喻构式情感喻义的认识语义衍生与运作关系、机制,探明了该隐喻构式事体、事象功能语义行为与认知联动、耦合特点。研究表明,俄语动词情感隐喻构式的情感语义认知机理同构式语义内涵与关系特征密切相关,正是该隐喻构式突出的认知概念化属性与语义-认知互动关系成就了其构体情感喻义生成与动词相应认知语义衍生。该研究在语义功能行为和语义关系层面上对动词情感隐喻构式的认知语义性能作出新的审视与深层次思考,从静态解剖到动态洞察的分析路向深化了动词情感隐喻构式语义的理论探讨。

## 附注

1 构式认知运作中,“‘张力’是一种因表面语言关系、语言规范的偏离,而在认知心理上产生的‘紧张感’‘压力感’,这种心理拉力或牵伸力形成一种‘认知应力’。”(彭玉海,王洪明 2015: 102)

2 “隐喻激活联想和意象,以传递意义”,(孙毅,刘源佳 2025: 49)通过动词构式的词汇认知激励,建立起动作本体和喻体之间的认知意象关联与概念化映射,并促成情感隐喻构式认知语义的传达。

3 这四个次语义类同情感本身的语义内涵和概念语义框架相适应。其中情感状态表现没有特定原由的情绪、心理体验,情感反应传达具有相应诱因的情绪回应或者由某种刺激素所触发的情绪反射,情感关系反映人与人或物之间较为稳定的情感-心理联系,情感态度则表达人对特定对象(包括人、物、事件、观念等)所持的某种情感认识、评价或心理倾向。

4 “一般情况下,我们倾向于用物理的经验来组织我们的非物理经验”,(束定芳 2001: 29)去实义化操作是指隐喻构式认知运作中,通过剥离物理实体动作语义框架中无关乎情感喻义表现的概念语义成素,而提取或凸显其中同本体情感事件语义相关的核心语义要素。因而本质上是对喻体物理实体动作进行的认知意向性处理和语义抽象化,目的在于使具象层面的实体行为适应于本体情感动作的语义认知表征,同时这也是介由概念化方式对喻体动作事象所作的相应认知语义剪裁。

5 “体认性”表现为“互动体验”和“认知加工”两个方面(王寅 2020a: 1),“人们在感知世界和语言使用过程中‘体验’与‘认知’高度融合,体验是认知的基础,认知是对体验的高级加工。”(林正军,张宇 2020: 263)

6 认知意向性是情感隐喻构式认知运作中主体主观意向性和心智概念化关系的体现,同时也是语言“人类中心主义”思想的认知构式体现。“意向性”统领着人的具体意识活动,并与人的观念认知行为密切相关,它是“意识活动在一定的社会生活过程中和一定条件下在分配注意、行使选择和进行定位时的观念的反映”。(徐盛桓,廖巧云 2013: 5)

7 动词情感隐喻构式的物理动作通过“力动态”框架的动作关系转移(Talmy 2000: 219),实现事件结构或语义框架由具体到抽象的认知激活、移转和跨域映射,反映出动作心理感知和图式意象由此及彼的情感表征语义功能关系。例如:Рыбаренко также был погружен в размышления, но глубокая грусть омрачала его лицо./雷巴连科也陷入沉思,但深深的悲伤之情笼罩着他的脸庞。原本的自然现象事件或物理感知动作事件“使暗淡,阴暗,晦暗”通过动作图式意象和构式隐喻的认知激活与概念化跨域映射,转而勾勒、描绘同抽象情感事件相关的动作意象图式,传递“使忧愁,阴郁,悲伤”这一认知语义,从而表现抽象心理动作和情感行为事象。

8 情感隐喻构式语义的认知概念化操作同构体事象对构件语义对象的认知摄取、组构和运用密不可分,所反映的语义关系内容直接参与概念范畴化所关联的相应认知世界图景,而这就是“被称之为世界朴素图景的对语言概念化材料所进行的独特剪裁”(Апресян 1993: 7; 1995: 44)。

9 值得注意的是,从概念化映射层面审视,这里动作概念语义框架及成分的认知加工方式也反映出隐喻映射所具有的非对称性与非整体性特征(Lakoff 1993: 245; 2007: 309),其实质仍是认知主体以源域参照点来认识目标域的过程(徐盛桓 2024: 25)。

10 在动词隐喻构式的语义逻辑关联和认知运作中,同构体密切相关的隐喻本体、喻体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很大程度上讲,此时运作的深层机理是“作为本体和喻体的两概念的外延内涵的传与承”(徐盛桓 2009: 3),“正是借助外延内涵传承,认知语义操作可以在动作本体和喻体之间建立起动作事象、动作意涵的输传和转化”,(彭玉海 2022: 89)它反映出隐喻构式相关构件、构体对象在概念语义、内涵方面十分紧密而特殊的联系方式,也从动词构式认知运作层面上“揭示了概念隐喻理论所说的思维和推理的依赖所在。”(刘正光 2010: 27)

11 构式压制是构体语义衍变和动词语义引申的重要机制,它是达成动词情感隐喻构式运作语义互动与喻义产出的积极因子和功能催化剂。顺向压制是指由构式出发形成的对动词等构件的认知语义压制。

12 “错置不是为了错合本身,而是为了动词新义的生成和构式的理解,是旨在语义张力的最终消解的意识化、概念化认知操作。”(彭玉海,谢鑫 2023: 3)

13 动词（述体）与题元语词的“显在-隐在”是针对它们的语言实现方式而言的。由于动词概念隐喻属于“暗指”，其动作喻体和本体及相关题元参项不能同时出现在表层结构中，“显性”体现于句构的为构式本体动作所对应的动词及其题元参项，隐而不现的是喻体动作动词与它的相关题元名词。

14 “喻体动作的某种(某些)典型属性引领、促动认知主体把它用于本体动作的描述上，而本体动作对象的特点也可以限定提取属性的范围，本体和喻体事件属性的映合、交汇点是二者互动的产物。”（彭玉海 2011：40）

15 隐喻构式运作的认知概念化识解与具身经验密不可分，具身经验源于人的身体感知活动经验，认知识解会将认知加工所获得的概念结构对其加以概念化表征和能动运用。（Evans 2019；Johnson 2017）

16 需要指出的是，情感隐喻构式运作中（动作喻体）动词述体、（构式本体）动核结构所包含和对应的称代性内容是指它们各自体现的事件语义，事理逻辑实质上它们分别所体现的属于概念化的“情景”指称内容（V<sub>o</sub>），而不是物象实体特征意义上的事物性指称。

## 参考文献

- [1] Апресян Ю. Д. Синонимия ментальных предикатов: группа считать[A]. Логический анализ языка. Ментальные действия[C]. Москва: Наука, 1993.
- [2] Апресян Ю. Д. Проблема фактивности: знать и его синонимы[J]. Вопросы языкознания, 1995(4).
- [3] Плотникова А. М. Когнитивные стратегии семантической деривации глаголов (на материале глаголов социальных действий и отношений)[J]. Вопросы когнитивной лингвистики, 2007(2).
- [4] Чернейко Л. О. Лингво-философский анализ абстрактного имени[M]. Москва: Изд-во МГУ им. М. В. Ломоносова/Электронная версия, 1997.
- [5] Успенский В. А. О вещных коннотациях абстрактных существительных[A]. Успенский В. А. (Гл. ред.) Семиотика и информатика[C]. Вып. 35. Москва, Русские словари, 1997.
- [6] Успенский В. А. Труды по нематематике[M]. Москва: ОГИ/Фонд «Математические этюды», 2013.
- [7] Boas H. C. From Theory to Practice: Frame Semantics and the Design of FrameNet[A]. In S. Langer & D. Schnorbusch (eds.). Semantik im Lexikon[C]. Tübingen: Narr, 2005.
- [8] Boas H. C. Cognitive Construction Grammar[A]. In T. Hoffmann & G. Trousdale (eds.). The Oxford Handbook of Construction Grammar[C].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3.
- [9] Evans V. Cognitive Linguistics: A Complete Guide[M]. Edinburgh: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2019.
- [10] Goldberg A. Constructions: A Construction Grammar Approach to Argument Structure[M].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5.
- [11] Johnson M. Embodied Mind, Meaning, and Reason[M].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17.
- [12] Lakoff G. The Contemporary Theory of Metaphor[A]. In: A. Ortony (ed.). Metaphor and Thought[C]. Cambridge: CUP, 1993.
- [13] Lakoff G. The Contemporary Theory of Metaphor[A]. In: V. Evans, B. Bergen & J. Zinken (eds.). The Cognitive Linguistics Reader[C]. London: Equinox Publishing Ltd, 2007.
- [14] Talmy L. Toward a Cognitive Semantics: Concept Structuring Systems (Vol. 2)[M]. London: The MIT Press, 2000.
- [15] 程倩雯, 程琪龙. 动词—构式的语义关系研究: 认知事件框架进路[J]. 外国语, 2018(3).
- [16] 林正军, 张宇. 基于体认语言观的外语教学探索[J]. 外语教学与研究, 2020(2).
- [17] 刘正光. “A是B”的启示——再谈外延内涵传承说[J]. 中国外语, 2010(5).
- [18] 陆月华, 梅德明. 从 save 的多义框架看其双及物构式的准入条件[J]. 西安外国语大学学报, 2019(4).
- [19] 束定芳. 论隐喻的认知功能[J]. 外语研究, 2001(2).
- [20] 束定芳. 论语言表达的转喻特征[J]. 外语导刊, 2024(1).
- [21] 彭玉海. 俄语动词隐喻的语义解读[J]. 外语学刊, 2011(5).

- [22]彭玉海. 俄语动词概念隐喻的认知运作分析[J]. 外国语文, 2022(4).
- [23]彭玉海. 莫斯科语义学派意义互动原则的认知阐释[J]. 外语研究, 2025a(3).
- [24]彭玉海. 俄语动词概念隐喻语义句法探析[J]. 外国语文, 2025b(3).
- [25]彭玉海, 王洪明. 动词隐喻的隐性语义错置[J]. 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 2015(1).
- [26]彭玉海, 谢鑫. 论动词概念隐喻题元参数的隐性错置[J]. 中国俄语教学, 2023(2).
- [27]孙毅. 隐喻意义机制阐发驻足回眸——致敬现代语义学问世100周年[J]. 外语研究, 2024(4).
- [28]孙毅, 周世清. 导管隐喻理论滥觞: 回眸与前瞻[J]. 外文研究, 2024(2).
- [29]孙毅, 刘源佳. Brooke-Rose 多词性隐喻语法学说刍议[J]. 天津外国语大学学报, 2025(1).
- [30]孙毅, 王硕. 功能性磁共振成像(fMRI)在隐喻研究中的应用: 前沿与趋向[J]. 外国语文, 2025(3).
- [31]王寅. 再论歇后语的体认性——基于体认语言学的分析[J]. 外文研究, 2020a(3).
- [32]王寅. 歇后语的体认性——基于体认语言学的思考[J]. 当代修辞学, 2020b(5).
- [33]文旭. 语言、意义与概念化[J]. 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22(1).
- [34]徐盛桓. 外延内涵传承说——转喻机理新论[J]. 外国语, 2009(3).
- [35]徐盛桓. “喻”思维的理论和应用[J]. 天津外国语大学学报, 2024(1).
- [36]徐盛桓, 廖巧云. 意向性解释视域下的隐喻[J]. 外语教学, 2013(1).
- [37]杨坤, 文旭. 基于使用的“动词-构式”论元融合模式[J]. 现代外语, 2021(3).
- [38]张克定. 体认原则及体认者、现实和语言的相互关系[J]. 外语研究, 2019(6).

## Analysis of Semantic Relationships of Emotional Metaphorical Constructions for Russian Verbs

Peng Yu-hai, Tan Xin-jie, Tang Rong

(College of Foreign Languages and Literatures, Sichuan University, Chengdu 610208)

**Abstract:** The emotional metaphorical constructions of Russian verbs have distinctive semantic connotation attributes and semantic output, encoding characteristics, which are deeply reflected and embodied in their semantic functional essence and at all levels of semantic performance, and the mining of their internal semantic relationships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part of in-depth discussion of the semantic essence and functional system of the metaphorical constructions. Based on the cognitive conceptual metaphor and construction theory, this article takes construction multi-interactions and semantic descriptions as the perspective, on the one hand, it analyzes the semantic functional relationships of emotional metaphorical constructions of Russian verbs, and on the other hand, it delves into and reveals the semantic relationships within these constructions from 4 perspectives: semantic generativity, semantic dependence-conductivity, semantic combinatorial contradiction-convergence, and semantic paradigm-cohyponym relevance. The research in this article will prove the semantic connotation and emotional semantic characteristics of the emotional metaphorical constructions of Russian verbs, and discover the ways and mechanisms of the semantic interaction of the metaphorical constructions' composite structure-components and the corresponding semantic behavior and functional performance, it will contribute to a deeper analysis of the hierarchical organization of semantic relationships and cognitive semantic construct within emotional metaphorical constructions of Russian verbs, and facilitate investigations into the conceptual attributes, functional structures, and operational mechanisms of the interactive cognition of the constructions, revealing their deep-seated connections

and logical coherence based on semantic descriptions.

**Key words:** emotional metaphorical constructions of verbs; cognitive lexical evoking; semantic cognitive construct; semantic generativity; semantic dependence-conductivity; semantic combinatorial contradiction-convergence; semantic paradigm-cohyponym relationships; interactive cognition

**基金项目:**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俄语动词概念隐喻的文化认知研究”(19BYY209)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 彭玉海(1968—), 四川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研究方向: 语义学、认知语言学、语言文化学; 谭鑫洁(1998—), 四川大学外国语学院博士生, 研究方向: 语义学、认知语言学; 唐荣(1996—), 四川大学外国语学院博士生, 研究方向: 语义学、认知语言学。

**收稿日期:** 2025-01-08

**[责任编辑: 李 侠]**